



關尹子文始真經

宋抱一子陳顯微註

明無如子汪廷訥校

八籌篇

籌者物也

凡六章

古之善操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
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小中
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

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
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
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
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郭本有其本
無一其末無
多在其小
無內之下

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成天下之亶亶者
莫大乎著龜如是則著之與龜可以喻道矣
是物也本枯莖朽骨爾靈從何來聖從何起

今焉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是則其來無
今其往無古而彰往察來也能於高中示下
下中示高是則其高無蓋其低無載而上下
無常也能小中示大大中示小是則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而齊小大也能一中示多多中
示一是則錯綜其數一致百慮也能人中示
物物中示人是則其外無物其內無人而無
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

示我是則其近無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
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然則枯莖朽
骨何其神哉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不
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如妙道之存乎
人之血肉形體之中而不可析合不可喻思
也易不云乎著之德圓而神惟其渾淪所以
為道

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
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
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
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
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
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
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
知物

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

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領則水蘊為五
 精火達為五臭木華為五色金實為五聲土
 滋為五味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皆自
 五行錯雜而生或合之或離之不可執謂之
 五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一又不可執
 謂之非五非萬非一若分別某物必某數必
 某氣徒自勞尔故曰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即吾心中可作萬物盖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

從之則精從之盖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

涎出心悲物淚

淚又作泣

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

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藥女金

金又作寶

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

存者

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
 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然則五行

之妙用靈哉神哉人患不知其機爾知其機
而制之則五賊皆為吾用而嬰兒藥女金樓
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見其形而不能
隱故曰見之者昌見之者見吾身之精神魂
魄凝於神水結而成象現於黃庭之中也是
物也猶在腎感受而為精在目感悲而為淚
在鼻感風而為涕在身媿物而為汗一同是
理皆出於心有所之而神水隨應也如幼年
所見景物至壯至老猶能夢見終身不忘者
即入於心凝結神水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
變也但心有所之與心無所之不同爾若夫
擒制五賊鍛鍊五行惟一心不動神水自凝
然後五賊見形千變萬化矣是道也雖皆五
行之物所化而滅然自有非此五行之物者
存乎其中為之主宰爾

鳥獸俄啣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

傳我蕭蕭天地不能獨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
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
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聖人觀化所以無化化之運於形氣之間
天地不能留聖哲不能繫今觀夫鳥獸啣啣
而鳴旬旬而來逃逃而去與夫卓木茁茁而
芽亭亭而茂蕭蕭而枯皆俄然爾化可謂速
矣然聖人所以無化者如鼓不桴則不鳴有

在彼無在我也桴不手則不擊偶在彼奇在
我也前篇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與此同旨
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
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
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

萬物盈天地間各具一名各具一理見其名
而不見其道者為物所格衆人也析其理而
不見其物者能格於物賢人也聖人則不然

不見所謂道不見所謂物合其天而已矣若夫指一物謂之道則餘物非道也惟不執之謂之道則物物皆道也若執之以為道即物矣

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物之真偽生於識聖人遇物真者亦偽之去識也真者且偽之則舉天下之物皆偽矣知天下之物皆偽則何必去物哉如見土木偶形雖有其物之形而心忘某物之實學道之士當對景之時能如是乎

關尹子文始真經

宋抱一子陳顯微註
明無如子汪廷訥校

九藥篇

藥者雜治也

凡三十一章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

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勤惰又作動靜

此一篇皆藥石之言所以謂之雜治也蓋人之處世未能去事離人則應事接物之際一動一止有吉凶悔吝存焉聖人欲人避凶就吉免悔吝之虞故垂藥石之訓使人服膺而對治之非大聖大智其孰能如是哉且夫天

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其敢輕小人輕小物輕小事哉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者豈可測哉世之輕小人易小物忽小事而至於敗國亡家喪身失命者多矣故聖人謂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無非自小以至

大自微以至著而不敢以其小物小人小事而輕忽之也。聖人之待小者且加之謹。况其大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當敏於事可以簡能了者。亦未有當戒之事可以強忍為之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慵惰成之者。故聖人於世惟可則可。惟不可則不可。故於事無可無不可。初何固必哉。是則聖人雖日應萬物而不著事不着物。而我在矣。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天下之理。爭之則不足。遜之則有餘。聖人之大智若愚。大辯若訥。大勇若怯。者豈姑為是偽行哉。蓋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爾傳曰。其愚不可及。則智不如愚。十語九中。不

如一點則辯不如訥柔能制剛弱能勝強則
勇不如怯

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
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
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
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有物則不能
應物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物非我物我非
我我纔外物便是外我纔外我便外心若
作內觀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則分心我
物為三未免序進也道一而已直下便見不
勞分別一空總空何必序進哉

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
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
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
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則有所不聞
非神有所限而精有所量也。用吾精神不得
其道。尔殊不知。凡天地萬物之妙者。皆吾之
神。凡天地萬物之有者。皆吾之精。夫如是。則
聖人無所見。乃能無所不見。無所聞。乃能無
所不聞。學者知之乎。

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
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
鼓。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
處之。

是章義連前章之旨。聖人慮學者不知無所
見。無所聞。為大也。姑以所聞所見喻之。如目
之所見。不知其幾何色。而視某物者。執某色
以拘其見。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聲。而聽某
響者。執某聲以拘其聞。惟聖人不慕彼之聲
色。不拒彼之形響。亦不處吾之見聞。則吾之

見聞大矣。

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學者欲行古道。必善今。俗欲返本源。須知末務。苟生於今之世。而違今之俗。則害生矣。只知有本源。而不知有末務。則難立矣。故聖人和光同塵。以善今。泛應曲當。以善末者。乃所以為行古道。立本源之地也。歟。

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賊以狡勝虎。以勇勝固矣。然則己以何克哉。己者我身也。克者能勝也。知我身本何物。則知所以克之之道矣。學者當觀我本無己。因七情六欲。緣合而生。欲克我身。先克情欲。前章不云乎。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

可以契道。此聖人成己之學也。既能成己矣。然後能利物。苟有一物存乎吾前。則為物勝。

矣。馬能利物哉。既能成已，又能利物，可以造道矣。然則道可忘矣。道未能忘，馬能有道。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皆老子之言。而關尹子復以函刀、鳳麝以發明老子之旨。使學者盡守柔取虛，韜光無藏之

理，以曲全免咎而已。豈非藥石之言乎。

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夫滿水於瓶，閉一竅而倒瀉不下者，何哉。蓋水之氣不宣達而上升，則水亦不能下降矣。與夫井之水俯而汲之，水可上出，不汲則亦不升矣。聖人懷道抱德，人能升進，上求則必

俯而接之不求則無由與之矣此不升則不降也聖人懷經濟之心雖才超伊呂非侯王屈已降志亦無由而強化矣此不降則不升也瓶以升而後降井以降而後升也聖人取物為則迫而後動感而後起此聖人不為天下先乃所以為天下先也

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使睿智聰明如虞舜猶不自恃而捨已從人况餘人乎世人於既失受害之後平心自思公言自議所以受禍之端皆恃一己之聰明罔人忽理而致之也既知既悔聰明何恃焉往者不可以追矣而來者猶可為也惟屈已持謙以責下賤不恃已能不執我見納天下之聰收天下之明兼天下之我用天下之智

終身行之故無再失如勾踐保國於會稽受辱之後秦穆納言於崤函敗師之年皆其類也

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是數者與孔子翼易隨時同人知幾成務懲忿窒慾易簡恕忠之言頗同而學者不知謂道家之學獨尚無為是則將謂聖人執一豫格後世聖人何心哉古今四方一家一身俗尚雖各不同而聖人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可從先進則從先進可拜下則拜下惟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孔子不云乎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孔老之道其可以異

觀之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
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
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道交者聖人也德交者君子也事交者衆人
也聖人之交抱道德之至純故天下和同譬
如父子天親不但以是非賢愚而離間也若
夫賢人君子之交必以德義相合聲氣相同

故賢則親愚則疎是則合非則離不出乎賢
愚是非之域矣小人之交非勢利不交也有
故而合有故而離莊子曰以利合者迫窮禍
患害相棄也其斯之謂歟

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
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
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
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古人之言教不止一端在當時有禽滑釐宋
餅尹文彭蒙田駢慎到墨翟諸家之學今其
言不傳至孟子之時止有楊墨二家之言則
知禽宋尹彭田慎之言至關尹仲尼之時已
拒絕之矣敏捷者如今之禪學問答所以尚
口捷給也輕明者如今之騰身踴躍習觀之
類也和同者如西域教之六群和同也要急
者如今之參一句話頭以求頓悟也悅豫者
如今之放逸曠達逍遙自在也是數者雖非
當時古人之教而其事大率相類學之多弊
亦不可不救也

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
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非世者世亦非之禍也卑人者人亦卑之辱
也遇輕忽而能忍自以為己有道淺也遇訕
謗而不辯自以為己有德驕也至於逢鄙猥

之人自以為已有才繆也是五者皆學者之病也宜自藥之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

不在辯而在訥郭本章末有伏天下之勇不在勇而在怯二句

人之多智多辯者病也人之能愚能訥者藥

也智不能困天下之智辯不能窮天下之辯

以智攻智以辯敵辯如以火止火以水止水

爾奚益哉昔南唐選博學辯給之使使本朝

我太祖選不識字至愚至訥武夫對之使辯

博之使技無所施即此道也

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

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

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

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

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天下道術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動或尚止皆

自然之理也。聖人觀天之道，以時。吾神之晦，明察地之利，以宜。吾形之動止，近取諸身。既如是，則遠示之人，亦莫不然是。則神宜明則明，神宜晦則晦。形宜動則動，形宜靜則止。之爾。吾之手不能步，足不能握，猶魚不能飛，禽不能馳也。天猶不可使冬蓮春，菊地猶不可使洛橋汶貉。而况違我所長乎？而况違人所長乎？苟違其形神之所長而強為之，斯害也已。道安在哉。

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多言則為人所忌，多行則為人所短，多智則為人所勞，多能則為人所役，皆悔吝也。可不謹哉。

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則喪德故於誠則
操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神故於簡則
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忿不懲不可不
默不默則機不密盡是四者吾道何窮哉
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
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已

謀今之事當以今之事為師如善弓者師弓
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鼻其式則不遠也
斷事之理當以古人為師古人聖人揆理曲
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得不與人同
其好惡也既謂之事矣作之於人成之於天
在我何敢固必哉若夫道則在我獨行而已
矣

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
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
無藥可療

學者得一善言聞一善行則拳拳服膺而毋
失可謂好學矣殊不知此可以成德不可以
入道道則靈臺皎潔一物不留庶可晞覲若
遇微言妙行執之於心是為腹心之疾無藥
可療何則土石易捨金玉難指微言妙行入
人心府終身不忘昔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劫
繫驢椿信哉

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竒務者窮

困灾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心外別無道道外無別心是道也散在萬物

而聚見於人心是心也昭昭於日用之間起

居食息無不在也故心為學者之急務古人

脩心無剪爪甲工夫蓋時不待人不容緩也

苟得其脩大而化之而為聖苟不得其脩則

流之於卵胎濕化舉諸世事復有大於此者

乎世之學者賤常貴異急於所緩緩於所急

貪多尚竒而從事於外務縱使得之遇窮困
灾厄且不能免况度世乎南華有言以隋侯
之珠彈千仞之雀其捨此就彼棄重就輕倒
置如是悲夫

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
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謂學者亦有捨親
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而於道
有所得者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
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過此而生怖退天下至
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
上乃契吾說

自古聖賢立言垂訓所尚不同同歸於道有
言凝然寂默者有言澄湛虛徹者有言空無
大同者有言晦冥息滅者學者遇此勿生退

云書曰不言而信
蓋意又古云書信
則不如無書

怖道不在言意言意豈能盡道耶在彼微言
妙意之上乃契聖人之說

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菜苜用之當桔梗菜
苜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聖人之言精者如金如玉粗者如梗如苜昔
人謂細語及麤言皆歸無上道有因麤言而
悟道者有言細語而不悟者如用藥之當服
草木生之不當服金玉斃之安取乎藥之貴

賤哉惟其當而已矣

言其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
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言事則有其
言中利某言中害之理至於言道則終無其
言中道某言不中道之理故善喻道者不言
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
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目即車前草也
但傷見詩經及本

中風痺者世醫投防
活諸草之劑若夫空
也故虛辨亦不捨

道與事相反如水火晝夜之不侔也學者言
道如言事則誤矣言事則事有所在故事之
言有理也言道則無在無不在則道之言安
有所謂理哉若知夫道無理可言則言言皆
道不然則雖執至言為梗為翳而已

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
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
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

事

學道自信門入信苟不篤道無由而入矣然
而信聖賢易信狂愚難信至狂愚則吾之信
可謂篤矣然吾之所謂信者非世人之所謂
信也世人之所謂信者信之信也吾之所謂
信者不信之信也若夫不信狂愚之人則世
人皆能信吾之不信也至於不信賢人則世
人未必信吾之不信也况乎至於不信聖人

則豈世人信其不信者乎又况乎至於不信
千萬聖人此則世人尤其難信之法也惟能
信吾不信千萬聖人者其信可謂真信矣斯
人也其亦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
不見事者哉

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
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唯聾則不聞聲
唯盲則不見色唯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
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
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有一人負盲聾瘖三
者之病來見於師師何以發藥師曰汝近前
來學者近前而立師以掌示之曰此何物曰
掌師叱曰汝非三種病人矣噫是人聞師語
而近前則不聾矣能見掌則不盲矣曰掌則
不瘖矣然其人始發問端以知此理及乎被

師一勘則本情露矣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
塞固勿發通陰符經云九竅之邪在乎三要
可以動靜與此同旨嗚呼安得不聞聲不見
色不音言者與之默會哉

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
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
有真非

天下學者皆知偽得之中有真失偽是之中
有真非故求真得以為得真是以為是也殊不知
不知道無得失無是非纔有得失有是非則
是事也非道也如人學道而忽遇異景異物
而橫執以為真得真是者往往多遭魔攝而
不悟其為真失真非矣

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
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
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此一喻最善與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曰吾
夢極富貴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知說者
曰吾真有是夢不可不信聽者曰吾既不見
不知何以生信說者不能取而示之則曰聽
者不智聽者不能得而見之則曰說者不實
如是則說者言之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
不辯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難聞道易默會難
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
旨可也苟泥其言而辯其實烏足以為善聽
善學者哉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為訓者
蓋欲學者觀此玄言不泥不辯惟領會其言
外之旨而已矣

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平則不
常事不銳則不利關尹子述微言妙義既終
又慮學者或志於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遺行

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未
有不因末而害本者也世固有因事之失而
虧行者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
之損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
不資德行以相扶助哉又豈可只知積德累
行而遇事不加謹哉世亦有志於道而闕操
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垂訓
體用畢備本末具陳如此詳悉耶噫關尹大
聖人慈憐後世之心至矣盡矣不可思議矣
學者可不勉旃

出世紀

道行乎教非文不宣蓋將以詔衆而傳遠也故
教託文顯道因教明三者相須而不可偏廢也
然文有隱見教實與焉所以關乎道之興替也
孔子著六經以鳴道天下宗之教已行矣秦皇
出而儒書焚文既隱而教遂熄漢出屋壁而列
之文既彰而道乃行是知文之隱見即道之晦
明也故夫子有斯文喪未之嘆一皆推之於天

信非人之智力所能及也我

玄元道祖當周室之衰將有事乎西征而闢令
尹望雲氣知天真至於是預期齋戒以俟應兆
既至乃延而師之受道德五千之言及乎得其
道乃祖玄述妙致大盡精而著為是經將以擴
明其教也按劉向言闢尹子隱德行人易之蓋
當時潛德不耀而教不大行今以莊列二書攷
之列子則見而師之故多請問之辭莊子則聞

風悅之遂稱之為古之博大真人以二子之高
致而推尊如是其道蓋可知矣建秦漢之交有
蓋公者方異之人曹參嘗師事之事見於史以
是書授參參既用其道及薨與書俱葬孝武復
得於方士又為劉安匿之吁玄聖之書何鬱多
而通鮮邪豈得之者懼夫漏神洩道寶秘而為
獨善之計邪自劉向表進之後獨見於葛稚川
之序目茲以後是書遂秘由晉而來脩文輔教

如陶冠王尹李吳馬杜諸大師德所著子集見
於藏室者不啻千餘卷終未有一言及於是書
有宋碧虛先生教法中博瞻者也其註老莊引
證百家無所不至為道德纂微序乃曰今之西
升經即關尹子書也又莊列所引之句是也或
有之而亡也緣世亡其書道成失載故斯億度
也徽皇御極弘玄教政和中雕鏤藏經凡兩
詔天下蒐訪道門隱書甚至督責郡縣入進
加以賞所獲雖衆而此書竟不出金源大定初
重陽祖師自秦抵海倡起全真追三代之淳風
續無為之古教

長春嗣教詔赴

龍庭陳先王之道德慈儉好生之諫切切而進
妙沃

聖心大加開納繇是清靜之化雷動風行化洽
華夷玄門大啓

長春上仙之後

清和典教名師高德輔玄翼德者珠聯玉耀於
一時通都大邑宮觀相望星弁肩摩霞裾武接
以至深山巖谷十百為居草衣木食怡然有巢
許之風雖鬢童樵汲者亦皆進德業談道性無
妄語一時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如此時
也歲癸巳有列客張仲才南游回詣寶玄堂求
見於宗師炷禮畢笈出一書將獻之衆師目之
題籤曰關尹子書衆猶率然不為意取讀之義
奧文古詞徑潤猶車行螳蛭觸途皆咳乃相
與鉤索漸得所指顛推不已義大昭彰意至聖
而言至希輕輕然泠泠然使人如登虛無之景
遊廣漠之世不知心迹之俱超也衆師驚喜曰
然則古有是書何絕世無聞今何從而出詰之
則曰遊之楚得於采山之人蓋如李筌行陰符
於石室也衆乃拜于宗師訴以得經之由宗師

漠然久之曰時哉時哉斯文之出其天意乎是書不行於世蓋千年矣今天元啓瑞道化興行而此書出世者是其時也在吾門者宜自幸自慶生斯時值聖教探討服行以致其妙則聖人雖千古之遠遇之猶旦暮也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是經之出其異者蓋有三全真之教千百世間然一出也此經秘絕亦千年矣今真教方隆秘經隨出不先不後同時相值

是一異也清和典教蓋三傳矣不出於前師如有所俟正清和典教之年翻然而出是二異也既出張君即得之自楚之燕踰二千里都無迂墜直獻于師如有所使者是三異也噫以千載之前之尹書付千載之後之尹氏惠然自至如芥投針以斯三者而驗焉蒼倉之意不遠矣昔者河出圖洛出書六經出於壞壁故先王之道明聖明恃之為龜鑑今聖書出於道隆之世其

萬世玄門之龜鑑乎繼而披雲天師刊鏤藏經
即補人藏室稱為文始真經遵

太上之命號也真常真人閑置玄學才俊聚焉
朝講夕演多及是經然其詞旨夙異自成一家
畧無莊列寓言駕辯乘風夢蝶傲世等語自宇
至樂心次篇目極有奧旨章句義異皆不失篇
題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此書之淵奧也通玄
而致命知天而盡神剖五常百行之精微超六
籍名言之迹演四句百非之要義異聳牙詰曲
之辭窮益深測益遠若履橫杖而浮大海躡飛
葉而游大虛葛仙翁模象之語

時彥探微索隱作為箋解然

壹後反為書

玷抱一子謂咸備天神至聖四者之道如女嬰
龍虎之語丹道之妙也鐘鼓舟車之語禪者之
機也精水神火之語造化之秘也小隙小蟲之
語人事之詳也我寓道寓之語無言之言也後

學知其一者不知其二達其常者不達其變明
乎空宗或昧於鍊養有無俱燭復踈於治文故
解之者未免有管中窺豹之謂也象先昨游浙
右得抱一先生所著言外經旨其道眼高明學
問富瞻註文不為正經文字所束鼓舞變化指
妙意於詞章之外而不失本旨故曰言外經旨
所謂四者之道皆盡之矣其跌宕超詣出神入
天亦足以起關尹於千載之下是註也惟曉於

上智非訓詁之設也夫是經大教中不可闕者
也抱一之註又是經中不可闕者也經旨既明
則使玄聖之道昭昭乎如天日在上有眼目者
俱得瞻依所謂教託文顯道因教明豈不信與
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即

真人受經結草樓之地也人世雖更山川良是
象先來瞻靈境心醉聖風游之詠之不知在數
千年之外也因結夏是宮就出抱一之註札而

傳之真乎若道若俗若智若庸因經悟道因道
度世是亦不辜

大聖慈惠天下後世之心矣後德得之者昧知
其來不知尊敬故叙出世之詳使知為幸有之
遇而不自棄也凡我同志其最之哉昔

至元十八禩歲在辛巳重陽節日節山道士朱
象先稽首誠拜書于古樓觀之說經臺



